亦有生齋集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五

武進　趙懷玉　億孫

碑記

常州郡城普濟堂碑記代

國家於直省郡縣建設養濟院惠利惸獨制軼三古其民間醵金所建則爲普濟堂遠而京師近而省會所在有之蓋卽周官黨使相救州使相賙之義由切近而廣仁施意至美也常州郡城之設養濟院所從來頗久補額增費略無遺憾而普濟堂獨缺焉未興乾隆甲午郡人董君達存等募擇城東元妙觀隙地鳩工築室以經費莫籌遂逭中輟余守常四年時以爲念會旱災籌賑募義者踴躍捐輸全

活甚衆事既竣復合餘力得萬餘金請與是役余嘉其意亟褒倅入貲之添建宇舍議立規條以萬金貯之質庫權其子毋俾誠篤者謹司其事撙節以俟擴充其所措置則視無錫金匱酌劑之二邑者亦余往歲因與議所籌建者也以十餘年艱難未克成之舉奮然事集於一旦雖董君始基之力不容泯然非郡人士沐浴

聖澤恥勉好施曷克臻此劉貢父所謂事有可繼者君子繼之不必其發於已而後爲功也經始於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工市與有轉漕兩浙之

命郡人謂余實綱紀其事謁文求之余惟普之爲義博也徧也三代之盛民能自遂其生而猶不能必顛連無告者之皆

遂故拳拳於賑窮卹貧以補天地之憾嘗爲東南大郡所轄八邑就郡治二邑計之戶口不下數十萬普亦豈易言哉惟策其力之所可逮而勉其心之所欲爲則觀感奮興一隅可愜乎天下人或者許其心而亮其力爾抑又思之事雖於創尤貴於因司徒十有二教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尸子曰爲善無基義乃繁滋所願二三君子繁滋其義交贊而引申之而繼守是土者之以民爲心各務乎教之所亟也舊屋四十楹庳小僅足棲賓者今又添搆二十五楹爲門爲堂爲寢爲庖湢井溷規制麤具統計磚甓木石之費凡若干緡與其勞者則郡人士某某也例得書

重修觀莊祠堂碑記 代家君

先五世祖贈資政元台公於前明萬歷中取年月日時四丁未格搆書屋於觀莊舊宅之西顏曰薌蘭所以期待子孫意有在也自兵部公以來代守無恙雍正間先府君遠宦楚中屋日就圮族人某託言繕葺擅爲已有迨先府君備兵浙東旋里雖蹤去家漸近輾轉數年始還舊業念元台公爲發祥之祖所自出而一椽之遺永保匪易乃捐宅爲祠祀元台公以兵部公兄弟配焉時乾隆八年冬也迄今四十有餘載雖設歲修經費不足漂搖風雨復就頹廢每過祠下惄焉疚心因思先府君獨刱此祠今日之事府君後嗣事也乃與兄子豐玉桓玉兒孫學濂共議修復斬板幹陶瓴甓經始於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越明年六月仍取四丁未格上梁及秋而

後成事享堂之下翼以兩廡門庭庖井次第畢具於是不特妥侑神靈而子姓之趨蹌者齋宿有所俊秀者講誦有地矣至於祀饗之期籩簋之數題署之文一仍舊貫不敢易焉嗟乎先府君自通籍以至歸田編輯譜系講明宗法剏建祠墓哀刻遺文其於闡述祖惪者如飲食力可以任未嘗談謝凡爲先府君後嗣者即未能事事克紹可不常存是心斬免隕越先澤哉是役也計費錢十五萬有奇某居城中未得時省其事鳩工庀材朝夕不暇則族父文學秋澤之力居多文學兵部公弟吉甫公後也例得書

劉先生祠堂碑記

吾郡故有總司徒廟自陽湖縣分治改爲城隍神廟廟側有

明醫劉雲山像祀之邑人崇奉相率稱爲劉先生先生當明定陵時自楚來寓工醫而名未著歿後三十七年杭州巨室子病危一人踵門曰我劉雲山也投七藥霍然贈以金不受曰可尋我於常州總司徒廟巷後巨室子來始知雲山已死見其像宛然乃大駭陳舍人玉璂記其事於是邑人共神之人有疾者造其門曰劉先生請進堂中焚香設茗以待先生或至或不至至則夢中授鍼藥病立愈於是病者之家人人意中若有劉先生者己酉夏余患胸中氣幾死屢禱而無夢一夕家君夢人儼然造庭相告曰肝脾實相表裏治肝必本治脾先儒有言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俗醫豈不知耶覺而異之余病亦尋愈意者其先生與按周禮天官醫師十失四爲下

於此可以知古技術之精自醫師失職庸醫迭迭殺人律雖有條而暗爲所賊者不少使盡得如先生補其憾豈復有夭枉其生者雖然使先生當日得行其術如倉公扁鵲之流名列史傳沒後或未必神其所以神由其初之名未顯也人之抱蘊就其大小終不可遏遏抑既甚光燄愈烈文章志節之士何莫不然余嘗見先生畫像天啓間僧月依作風貌情古類有道者金忠潔公鉉贊之曰行方志圓膽大心小又曰佛手儒醫今人古道其爲公傾倒若此則先生所負或不止於醫特託醫以鳴者乎乾隆辛卯三月城隍廟災先生像獨未燬匠人重新之腹中得一紙載先生名朝宇字濟宇雲山其號湖廣江陵人近邑人又於定安西鄉蹤跡得其墓舊志墓

失戴且譌爲江陰人蓋偏旁之誤也會邑人鼎新其祠來謁
余文遂書之以告葺志乘者乾隆五十五年秋八月記

重修博山縣學宮碑記

博山故顏神鎭當青州右界舊隸益都爲往來孔道川巖之
渟峙民物之殷賑地雖一隅襟帶齊魯人才輩出焉雍正十
二年割益都萊蕪淄川鄉社以益之始設博山縣學當其爲
鎭時已建學宮相傳創自元元統中前明屢加繕治入
國朝一修於康熙甲辰再修於甲午三修於乾隆丁亥迄今
又三十餘年矣雨淋日炙殿宇摧毀棂宮與邑之人咸憂之
而工未克舉會歙縣汪君正烨來宰是邑下車未久政通人
和慨然曰經正則庶民興教化之道莫先於庠序廢而不葺

非令之責乎一時闔者輸金恐後凡榱棟之小者易而大之弱者易而堅之若楹若坊之木者皆易而石之又從而雕繪之巍然煥然嚮視爲之一肅計費白金千八百兩有奇經始於嘉慶四年九月至十六年冬而告竣今之司土者猶書期會日不暇給往往目此爲不急之務士大夫又多篤信二氏遇雞園鵠觀弗惜傾厚貲而聖賢俎豆之地則任其頹敗而不一顧豈非本末倒置重爲有識所恥哉若博山者可以風矣

是役也任君實主其事訓導劉梅舉人錢廷鈐恩貢生呂銷發議於前訓導張榜力贊於後兵部主事蔣天鈞布政司經歷錢永紀首倡捐金大理寺評事蔣天鈐又獨修太和坊而監工役者則廩貢生徐聖符也例得附書俾有所考云

重建陳渡橋碑記

吾郡橋之近郭而最著者以陳渡爲稱首橋故以石爲之後易以木明嘉靖丁未浮圖人德山協衆建造始還舊觀唐襄文公順之爲文記之越二百三十四年至乾隆庚子鄉人岳德明輩以面石剝泐捐貲營治程文恭公景伊復紀以文今又二十五年矣橋之址漸圮僉謂非重建不可於是鄉之善士曰某實倡修之某等出貲尤厚某等弗憚勞勩以襄厥成餘則按戶集貲靡不踴躍經始於嘉慶七年十二月明年十月工竣高廣之制視昔有加凡木石之材匠作之直計錢二百二十萬有奇吾友李君璇來謁予文勒石夫橋梁之隳長民者之責也襄文前記所謂耽耽而居飽食以嬉者固不足

道即號爲能吏亦役役於簿書期會未暇旁及且經費無出孰不能不資之於民民又鮮克好義故舊蹟日就廢墜所在而是有心者過而生歎卒亦莫由致力使盡如此鄉之人之所爲而廢有不興墜有不舉者乎然則陳渡雖一橋可以爲四方式矣橋之東有襲文讀書處名流多喜卜居於此李君即其地人抑又思之是役或輸財或勤力皆能媲美前人之善舉獨唐程二公名德貴顯以予之無似而濡筆總其役則重滋媿恧豈李君之所取固別有在耶因書其顛末并列在事諸姓名於其陰俾後有所勸焉

重修上海城隍廟西園湖心亭碑記

城隍古坊庸之祭也一方之水旱疾疫祠實司之必安其神

而後人民安而賜若故廟制類多崇煥以予所見盡無出松江之上海者廟西有園地極爽塏壘石為巖疏泉為沼遊者曲折不能盡而湖心一亭尤據其勝左右遐矚可以收全園之景亭搆於乾隆甲辰前大理卿陸君錫熊嘗為文以記歲月稍久雨淋日炙堅者損華者敝前記所謂曲梁之楯亦摧拉無存且有欲於中張肆者邑人憂焉初嘗有禁約勒石迺告諸邑侯檄示中禁於是鳩工庀材重加繕葺未幾而訖役堅者華者胥復舊觀瞿君應源實任厥勞而經營之費則出於樂輸者時嘉慶十年七月也工既蕆予適客上海瞿君謁予文紀之予維杭之西湖蘇之石湖皆有湖心亭彼固儼然湖也此非湖曷以稱或者以其水通潮汐彌望渺然為湖之

其禮而遂名之歟抑又思之神人一理人以安神而安則神必以人樂爲快林林之衆熙攘逞豕牲牢酒醴旣致其誠以其暇扶老攜幼相與登臨於此神有不顧之忻然而降福穰穰者哉適爲書其顛末旣幸勝蹟之克復復喜好善之有人終願邑之人守其前約勿怠勿褻以無負重修之意云爾

重修郡學文昌宮碑 代

周禮大宗伯之職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氏曰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又曰司中司命文昌第四星第五星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文耀鉤云文昌宮爲天府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

成天象凡此皆指天星而言初未有世人主宰之也至梓潼神晉已立廟自唐以來見於祀典道家謂帝命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元時封文昌帝君天下學校皆有祠祀前明以文昌額其宮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於是天與人始合而為一則其炳燿於穹壤也蓋已久矣我

朝右文崇道度越千古神亦屢著靈異嘉慶六年五月重修

京師廟成

車駕親詣展謁

詔各直省一體崇祀牲用太牢行九叩禮儀文更極其隆焉常州學宮之西舊本有廟室宇淺隘每春秋祭日迎神位設書院講堂然後成禮殊不足以肅觀瞻而昭虔恪守土者懋

然於中迺諏吉鳩工重建大殿而改舊殿爲後殿翼以旁舍
圍其垣墉牲醴可陳趨蹌有所庶幾規橅備而炎脩之道得
也夫常州爲東南望郡人文蜚起拾青紫躡槐棘者後先相
望當乾隆戊子己丑間一城之中六卿咸備時稱極盛其後
漸衰歟近雖顯秩寥寥而登甲乙科者不乏庚午秋試南榜
得十七人繼闈得七人是非神之降福我邦有獨厚哉顧榮
昌之亟亟於興修者則上以廣
聖化下以勖士行俾人各忠良孝謹以無負冥冥中祿命之
所司而仕宦之崇卑科名之多寡猶其後耳是役也經始於
嘉慶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蕆工於八月二日計費錢九十
萬榮昌捐錢五十萬武進令周煒陽湖令馬紹援各二十萬

用以集事因誌顛末敬告後人并詳稽載籍推原祀典之所由而著天人之所以合一者如此

重修太白山神廟碑　代

周禮宗伯禮官之職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四曰禜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故古有水旱皆禱於名山大川以其能通氣致雨助天布功也雍州之域多山華嶽為首而終南太白配之蓋莫奇於華莫長於終南莫峻於太白顧華與終南皆見禹貢獨太白闕如前人以博物當之或不誣歟太白山有湫池挹其水可以致雨故遇旱輒往禱之唐宋以來歷著靈應乾隆五年督臣奏列祀典三十九年前撫臣禱雨有驗奏請封號有

旨封昭靈普潤太白山之神
天章奎藻頒錫頻仍巖谷爲之增色嘉慶十五年敎增仰承
簡命來撫秦中是年大旱六月二十日方擬詣湫乞水翌日
澍雨四沛西成告豐十七年六月無雨遣官往禱七月十日
甫至湫池有微雨飛灑十三日大雨遠近霑足十八年又旱
六月杪方自京師述職歸七月六日率僚屬步禱省城太白
廟十三日即得大雨嗣後連沛甘霖於是秋穀之未播者可
補已種者可耨輿情胥慰蓋下車數載歲事順成邊隅寧謐
全秦黎庶瘫弗蒙福雖敎增之不德亦克坐享其成非神之
靈貺曷以致此十七年九月嘗親往報祭廟中閱其無人住
持遊居四十里外周遭牆垣多有頹圮窗扉戶牖亦經敎匪

踩蹦愸爲久之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言潤之普也夫神之施澤即千里百里猶將及之而肸蠁所在曾無以申安佑何以上體聖天子懷柔百神之意下殫司土者興廢舉墜之責哉迺創議重修凡殿宇之廢者整而新之三池石岸之壞者甃而補之左則增房舍爲官吏休頓之所右則葺道院爲羽流棲息之地廟在新開山舊無住持有香火地數十畝每歲佃錢五十餘緡向歸巡門口新聖宮今派住持二人常宿於廟俾謹啓閉而司灑掃即以佃錢畀之用資贍養且開山徑之險窄以便行路建坊於山麓之分道處以與舊山區別工既訖規制略備而官民之觀瞻益肅爲經始於嘉慶癸酉二月蕆事

於七月爲期百三十餘日爲費白金二千六百九十五兩有奇董其役者某官某人也例得附書

關中書院主講題名碑記

今天下稱書院之主講爲山長亦曰掌教山長在元仁宗時以賜會試下第者授之於朝列於仕版與今不同唯五代蔣維東隱居衡岳受業者號爲山長其山長所緣昉歟掌教以所掌之職而言古之通稱韋嗣立請崇學校疏云立學宮所以掌教亦不係乎書院唯南唐昇元中因白鹿洞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以李道善爲洞主掌教授則掌教所得名歟關中之學啟自明公舊有正學書院在府治西南爲明公倡道之地元許文正主學事多所造就省臣建議爲書院合祀橫

渠偺齋及鄉人之賢者明督學許孚遠嘗聘禮三原王之士
士頗振興然遺址無存主講已多湮沒今之關中書院萬曆
中布政使汪可受等為馮恭定從吾講學建也既而為恭定
祠既而為書院康熙初重修總督鄂善公延盩厔李中孚主
席操志高潔學者咸尊禮之乾隆初永濟崔公紀巡撫陝西
奏添學舍八十餘間時主講為蒲城李乾一士元嗣是而後
雖約略可數然不能以次遞考矣顧肄業生登甲乙科者類
有題名而主講之姓氏獨闕非所以示後也爰屬同志蒐訪
自懷王以上凡得十三人詳其爵里勒之貞石以永其傳焉
余於嘉慶壬申夏始來關中甫及月餘遽嬰末疾雖黽勉課
士卒辦職廢而精力既減不能與諸生時相淬厲每思少壚

二曲之風慤然久之題名存否似亦無煩過計而所以力疾爲之者誠欲使後之君子循覽是碣知某也嘗有功於此邦某也竟無聞於後世庶幾表率學徒共砥文行以斯不朽毋若余之志焉而未逮也是則區區之願也夫

翰林院庶吉士李士元 字乾一陝西蒲城縣人康熙丙戌進士

翰林院檢討孫景烈 字孟揚陝西武功縣人乾隆己未進士

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周賓陳 字陝西高陵縣人雍正癸丑進士

江西崇義縣知縣范泰恆 字河南河內縣人乾隆乙丑進士

國子監學正戴祖啟 號未堂江蘇上元縣人乾隆戊戌進士

內閣中書吳泰來 字啟晉江蘇長洲縣人乾隆庚辰進士

陝西定邊縣知縣申兆定 號鐵蟾山西陽曲縣人乾隆庚辰舉人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編修路　談字微之甘肅寧夏縣人乾隆辛未進士

安徽旌德縣知縣劉元龍字苟伯陝西咸寧縣人乾隆辛巳進士

廣西南寧府知府前山東道監察御史周道隆字學山陝西涇陽縣人乾隆乙丑進士

刑部郎中周元鼎號勉齋陝西三原縣人乾隆辛卯進士

內閣中書岳震川字忠幹陝西洋縣人嘉慶辛酉進士

戶部廣東司員外郎楊芳燦字才叔江蘇金匱縣人乾隆丁酉拔貢

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前文淵閣檢閱內閣中書趙懷玉字億孫江蘇武進縣人乾隆庚子召試舉人

同仁堂捐屋碑記

記曰其人存則其政舉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是邑有善舉必待人而後興又必得地以處之而後事乃集也吾郡東郊有同仁堂與義學其建同仁主貧死之不能具棺者則製

撙給之義學主童蒙之無力讀書者則延師課之向司其事
者爲劉總戎烜徐封君文楷與澧吾宗上舍訥皆老而好善
總戎既沒三君繼之歷久弗懈當其未建此堂衆方汲汲是
營有天益寺毘耶室僧滄濤慨然捐其廢菴舊址呈之於縣
請建此堂陽湖高侯伯揚極嘉之捐俸百金爲倡衆皆樂從
踵事締搆次第成之自門屏以至堂室凡二十餘楹粲然整
理由是而神之像設可奉人之棲止可安庋貯物料庖湢井
溷無不各有其所過東郊者皆嘖嘖於同仁堂焉夫趨修者
衆人之力始基者滄濤之功相得益彰胥難泯也雖然獨爲
君子有志者恥之當滄濤請縣時基地糧漕亦願永遠捐完
在滄濤好善不衰一己擔荷固屬罕覯而諸君之心愆然弗

安且恐無以勸善因告當事以欟漕仍改堂中完納以爲持
久之圖而屬余紀之余旣嘉滄濤之倡義於初又喜諸君能
成人之美遂錄其緣起而勒諸石俾後之攬者知前人之苦
心而有所守焉

碑文

故武進縣知縣孫公祠堂碑

勝國之末我

朝之初吾郡司土之吏耿人心目者厥唯二公爲最著一曰

江陰典史閻公應元是能與

大兵相抗率一城之民殉於忠義者也一曰武進知縣孫公
是能保餘黎不反拨一城之民免於刈戮者也二公者或死

人或活人道雖迴殊而功實相埒閻公明史有傳又易名異

代邀

國家褒忠曠典已可無憾孫公則雖列名宦而蕈沾弗逮其祀久虛未足以申酬報無論賢愚貴賤每及此未嘗不疚於中爲當公之攝武進也署知府宗灝貪很險鷙被其禍者踵接人情洶洶灝亦自危會　豫王攻江陰暫駐常州因乘間請曰常民亂萌已形不速屠且立叛　王勒兵欲出公聞急入叩頭流血願以一家明全城無貳志灝怒揮刃脅之左右鞭箠兩下公無異辭賴舊守郭嘉穎都督爲可宗僉謂公言是力請於　王始得免而公已肢體傷殘血殷裾衷矣烏虖向使公言不力吾之先人且不可問何論今日詩云民之父

毋記曰能捍大患則祀之生我之德旣並二人廟食之隆不宜百世哉康熙中先侍讀爲諸生與學校之士具呈當事請入名宦其入祠之文實出先尚書手嘉慶丁卯戊辰間懷玉與蔣通判麒昌洪編修亮吉輩屢倡建祠之議欲以西廟隙地徐君祠址及城北廢庵爲之通判病中猶以爲言惜無後人繼志而議者旋散毀亦不集說遂久寢年來余以病廢不能乘及戶以外事邑人仍於忠佑廟西偏葺屋三楹奉公神位於其中爲春秋祭饗之地雖規模壁偹而俎豆聿新邑之人尙依然抱愢將俟蘖力稍充擇地另舉亦足徵盛德難忘秉彝未泯故事雖緩而願卒償也昔大學士劉公綸奉諱里居余猶往謁輒譚桑梓軼事一日言里有楊某嘗赴邗上爲

狹邪之遊妓知楊籍常州喟然曰吾先人亦嘗官是土者駴而問之以宗姓對於是知爲灝後嗟乎灝之餘殃若此公之食報寧有窮乎衆以懷玉先世有勞於公屬文以紀之方灝守晉郡郡人嘗爲立石曰常郡守廣陵宗公保全百萬生靈闔郡頌禱之碑蓋爲灝之威迫而貢諛非由衷之論也乾隆中石已磨去不能遺臭今懷玉乃得表公於百七十五年之後事久論定是非益彰此所以力疾握槧欣然任之而不敢以不文辭也公諱振先字光裕泗州人

特賜鴻臚寺卿禮科掌印給事中劉君碑文

君諱謹之字楔夫一字退谷江南武進人也自明以來軒冕相襲銅川之澤六世位非不達中壘之學三傳名迺益著祖

諱樞封左春坊左庶子考諱星煒工部左侍郎妣夫人余氏繼妣夫人趙氏君夙承門甚少稟庭誥岐嶷之質見於髫齔深炳之文驚其鄉塾年二十一中順天鄉試舉人屢以迴避罷禮部試乾隆三十一年授內閣中書舍人又三年入軍機事務殷繁密奏填委稠疊之應對無廢日得百函文暢才藝所分足了十載不泄溫室之木時焚高郢之草識者知其遠到焉以繼妣憂去職回侍侍郎公於京師維持煩褻抑搔苛癢洎公寢疾尤晝夜勞衣不解者十旬擧默然於徹且宗族稱孝人無閒言既而祖考相繼殂謝擔持三喪縣歷七稔葬祭盡禮鄉閭矜式服闋除戶部陝西司主事洊歷本部員外郎中仍兼軍機行走懷攜筆繭出入

綸綍晨傍

禁闥夕拜郎署無曠職焉轉浙江道監察御史遷吏科給事中轉禮科掌印軍機行走如故太微之南明有四宿左掖之遂彈唯八貂不事搏擊人亦知為鷹鸇翮其羽儀世方目之鵷鸞君既寅亮天工練習掌故凡有

遣命輒預賛畫皇華被隰使星耀天東至江海南臨滇粵一路飛哭喜亂羊之逐除三訊得椅賴神犀之朗燭吏願洗手民無覆盆數其陰德蓋非尠也逆回不靖狡焉思逞

帝赫斯怒興師六月嘗參大學士誠謀英勇公及尚書嘉勇侯軍再至甘肅飛書走檄盾墨自浮崇論竑議箸籌常借短兵壘梟蘭之下書眚鯨鯢之屠穹廬支細柳之旁夜聞髑髏

之泣君乃稽其壯志益厲戎行孟堅之從車騎遂勒燕然退之之贊晉國卒平淮蔡雖翩翩之才實具桓桓之概焉大河南北歲有衝決

天子命大臣星馳履勘君因事建策形之奏記審地推岸寧茭益薪仿朝宗之置門踵幼度而立埽狂瀾放順曾無久功前後屢

蹕木蘭者十六

盛京者二

南巡者一出盧龍之塞觀混同之江舉秋獮之典則播宣

皇威成誦

陵之禮則闡述

聖孝至於江浙故爲桑梓順道還里比於晝錦自入機庭垂二十年中外企望有如景慶公卿倚賴不啻臂指同官後起之士擁節施致槐棘者不可勝數君獨體大易素履之貞凜老氏知止之戒夙夜匪懈若將終身嘗曰仕宦而至臺閣不爲不榮矣尚復何望以視白楊齋畔悲開發低頭之嗟朱雀桁邊元長激槌壁之歎鄙躁之殊豈可同年而語哉積勞逾時衰微早見纔越強仕鬢髮盡白晚病呀喘遂至綿惙以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卒於京邸春秋四十有九遺命以弟翰林院編修穉之子用錫爲後配恭人湯氏故內閣侍讀學士先甲女也名父之息端操有踰冰霜之厲在於平日君病力篤死志已堅含斂既憑沐浴自縊春秋五十有一夫

祐采題屏由於奪志房姬割耳乃在盛年若恭人則齒逾五
旬身荷
三錫事非橫逆境可優遊乃速其室之歸竟為我特之殉可
謂以松柏之操而兼薑桂之性者矣訃聞
上軫念前勞褒恤奇節
詔贈君鴻臚寺卿
賜帑百金並治喪事恭人益蒙
特行旌奬皆
異數也君事父母以孝撫弟妹有恩祿俸所餘散贍姻族退
食之暇枕藉墳典接物泯乎畛域為善決若江河效吉人之
寡辭思君子之情恕與人酬對視若簡闊退省其後謀而必

忠至於事方靡鹽口不言瘁處易兢之地而任理棲遲爲後
進之表而秉心沖抑鈞軸重其斂榦僚寀樂其和易昔阮瞻
遇井渴而不飲韋叡揶盧反而作塞殆庶幾歟故君之歿公
孤撫膺吏胥雪涕親懿摧痛途人歔欷輿謠輟相無以喻此
初同里大學士程文恭公立朝居鄉卓卓可紀其歿也立弟
子爲後今君盛德無嗣若合軌轍時人以比文恭夫天生卉
木厥有枝葉均受雨露忽分榮枯豈彼蒼之有私信陰騭之
厤定矧捧與有人本乎同氣刺笄之行顯在中圭盍烈莘於
一門
褒崇出於同日綽楔過而爭式縣邑祀而必膰可謂榮矣可
謂哀矣豈必推聚昭穆始紹宗祧切近毛裏乃稱天屬哉編

修既命用錫扶護南歸以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葬君翟墅之原恭人祔焉禮也懷玉於君戚在中表交由丱角稔悉行誼不忍沉湮爰勒苕琬敝之穹壤銘曰

伊劉之先肇居鳳陽有元至正實始遷常雲搏水擊德及餘慶雷蔣穀貽莫之與京於休鴻臚異質天挺克纘前修愼而思永孝乎惟孝百行斯整弱冠賢書立年華省當階賦藥伏閤含香遂由端公游拜夕郎內贊帷幄外勤邊疆身癯似鶴鬢皓成霜綜君生平國華家寶仁心兼洽沖德自抱疎或無怨暱尤致禱詞宜子孫永錫難老如何頹隕歲斯服官冠紳恒動黨賢悽酸溫溫伯淳翼翼孝先彼倘弗祀其又奚言川逝東流景窮北陸白楊在郊素車轉轂昊穹難諶鍾石徒琢

敍播光塵庶垂芳淑

皇清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公神道碑銘

公姓周氏諱興岱字冠三一字東屏世爲四川之涪州人高祖茹荼明湖南路總兵官曾祖儼湖北巴東縣知縣祖珙湖北漢陽縣知縣考煌兵部尚書

贈太子太傅謚文恭前妣文妣方皆一品夫人文恭公七子公其次也少穎悟器局異常童讀書過輒成誦長從錢唐陳太常兆崙遊太常故海內名宿特契之乾隆三十五年中本省舉人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充

國史館纂修官四十二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旋丁方太夫人憂免喪充　文淵閣校理四十八年爲山東副考官文恭

公嘗典山東試人以為榮五十年丁文恭公憂五十三年擢
右春坊右贊善明年轉左遷司經局洗馬為陝西副考官遷
右庶子擢侍講學士視廣東學政政尚嚴明釐革舊弊五十
六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五十八年充會試知貢舉武
會試總裁五十九年為湖北正考官六十年授禮部右侍郎
充順天鄉試監臨武會試總裁是歲十一月有
旨命南書房行走嘉慶元年廕一子入官二年轉左時三省教
匪滋蔓
純皇帝垂問情形公據實陳奏不稍諱飾四年正月
純皇帝升遐
上命權工部右侍郎調吏部右侍郎時方

特詔徵言歷進對事雖家人弗及知也二月兼管樂部事充
經筵講官轉左權戶部左侍郎十二月奉
命祭告川陝嶽瀆因請回籍省墓五年正月調戶部右侍郎
上以教匪滋事以來所過焚掠民人多不得已而從賊追悔
罪投出而所謂安撫者又有名無實
命公宣
旨脅從且告地方官善爲經理路出梓潼值賊眾竄至居民
咸欲走避公於馬上宣布
威德令無播從以安人心民皆感泣慰留禮成還涪涪人以
文恭亦嘗乘傳歸里傳爲盛事是役也凡所見聞必以入告
事有不便於民者則移檄大吏除之略見措施焉六月管理

戶部錢法堂事六年爲　殿試讀卷官江西正考官
恩賞黜孤嫡留七年正月以典試江西嘗有出示等事降補
侍讀學士是歲當試翰詹公以目疾自陳並請休致三月復
除編修十年遷侍講十一年擢內閣學士充
玉牒館副總裁十二年授兵部右侍郎十三年權戶部右侍
郎擢左都御史十四年權理國子監事充武會試總裁公素
患肺疾然當官勤瘁未嘗敢以疾辭至是喘頻發因乞假調
攝甫半月遂不起時嘉慶十四年十一月九日也春秋六十
有六夫人杜氏工部主事鶴翔女慈和有家法先公二年卒
子廷授二品廕生工部屯田司主事子女夫也廷掄國子監
生女三壻曰山東萊州府知府張問陶候補縣丞林蕃舉人

王厥孫九人公姿貌嚴毅望之儼然居官一以文恭爲法兄
宗岐亦官翰林早歿任侍郎時請以其階
貤贈友愛諸弟與人交坦白無他腸遇是非所在則面折之
亦願以是或不諧於俗然性好友朋公退之暇招集同志談
讌以爲樂而意所激發遇道義形於色予出都後聞公時以
爲念及長堂端以書抵予問所宜言予以副相非科道比當
論其有關大計者公甚韙之平時以興慎勖其子至卒語不
及私以嘉慶十七年二月葬於某鄉之原延援自蜀貽書請
爲文刻於墓道予名位微烏足不朽公而知公之深則未敢
多讓也銘曰
緊朋亡之先自楚遷蜀耑骨以來蔚爲右族武達文通異秀波

勵治大司馬立朝惟肅公爲仲子紹庭繼躅考訓聰聽師資
自淑裁篁登瀛臨文剖璞四方鑑衡中禁頌牧遂躋崇秩咸
荷
殊闓侍鑾姬媵居謝庭圖仰酬
畸遇勿擲宥外人謂公疎我愛其樸人識公淺我知之孰自
君山峙浙萃峽來中有幽宮佳氣攸伏勒茲貞珉以永巖谷

敦表

例儒林郎管君墓表

例儒林郎管君以乾隆丁卯葬城東之定西鄉越二十四年
辛卯配安人史氏始合窆焉甲午孤幹珍官京師函狀乞表
其墓君諱景賢字杏儒其先本濠人南宋時有從高宗渡江

者撫常州遂家焉十七世生尙德尙德生陽春以長子紹孟
貴贈正治卿禮部侍郎次子紹怡明其府推官紹怡生鏡鏡
生淑淑生南溪府君棟
貤贈儒林郎君之考也君生而沉默幼不好弄遇人恂恂不
能言事南溪府君及母陳安人尤謹鄉舉後勤學不輟課暇
常作擘窠書行市中人罕識之者友人吳日華以負課繫縲
絏不克試請於學釋之復賙其貧遂俱售丁巳試禮部依外
舅史君貽儉居時史官中書愛之逾諸子俾所入悉資其館
君不名一錢也是科竟下第歸發篋中書誦且泣人方尉惜
之而君病矣配史氏溧陽人父即貽儉官安陸同知年二十
三來歸動中禮法能得舅姑歡既寡念門祚單弱黽勉撫孤

以長以教迄於成立南溪府君晚置側室生三子舅姑沒遺産析讓夫弟喪葬悉已任之自奉尤約食皆粗糲衣則屢經澣濯紉綴而猶服之及子貴就養京邸安之若初嗟乎自推官至君六世世有隱德而皆未顯君讀書激發思自建樹居嘗鬱鬱歎其族微或至中夜涕泣一蹶不售竟以憤終宜乎不得其身而昌於後也然非太安人善承遺志以措拄於茹荼集蓼中亦安能親見其恢宏先緒若此君朗眉目矢聲吰然生死皆有異徵弱冠爲邑諸生乾隆改元中恩科舉人歿於乾隆三年年二十五以子貴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史安人苦節自矢後君三十二年庚寅卒

詔旌節孝子一幹珍翰林院編修女一適國子監生史汝桂懷玉閒㢘無文何能永君之揚惟念先大父都轉君與南溪府君交有素而懷玉又與幹珍遊悉遺行弗獲讓遂摭其略揭於其墓之原

封文林郎湯府君墓表

君諱自銘字西巖先世某自蘇州遷武進考封文林郎誠有隱德嘗以兄命收逋人責願以已財代償悉燒其劵歸君爲人勇於爲善尤篤至性母病關格且危泣而求醫醫難之姑尉曰是非藥石所及或禱於神乎因日禱於神誓身代母病尋已竟閱三歲卒時君年十三耳及長工文爲同里蓮君瑜所賞以女字之蓮故惲高士格弟子於人蓋漸所許可者也

君既肆志於文爲國子監生屢試不遇益務身體力行之學
且有可爲夜必成之然後寢仲兄某負責他適君以所居屋
償責家止其訟寄居家祠初文林君歿諸子析産僅田三畝
穀五斗至是益困无甔石儲泊然不以爲戚少與潘敏惠公
思榘同塾潘爲大吏屢招之不往也里中某以貧鬻妻聞其
哭傾所有以贖弗給勸友人解金繼之其施而不倦類此及
子貴勤約如平時曰吾辛苦一生頗自愛且世有積行或者
後宜昌大乎以乾隆四十一年卒年八十二封文林郎河南
柘城縣知縣以是年某月葬於某鄉之原配董氏封孺人有
家法諳大體戚鄉无違言先卒子大奎乾隆癸未進士浙江
德清縣知縣大祁出爲弟某後君始爲宋儒之學晚好禪悅

恆坐臥斗室中余不解禪理以其行推之蓋孝友淳篤君子也葬之明年大奎乞表其墓烏虖吾郡多耆宿以文章行誼著概王皆及過從自君歿而老成殆盡矣使其假尺寸柄以欲所施於鄉者施之於政未必不更可述不然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力足以副雖獎重子父何殊間哉惜皆不竟厥志以老也乃揭之以諗邦人

監察御史吳府君墓表

吳氏之先家宜興自尚寶丞某遷武進再傳而爲大學士太傅文端公一時近宗之以科第顯者幾五十人文學節行又特著焉於是吾郡之推右族者首吳氏監察御史吳府君文端公之曾孫也中書舍人名思之孫候選知縣贈朝議大夫

守相之子九歲能屬文年十四朝議君以
內廷教習殁於京邸君護喪歸禮無隕失弱冠爲邑諸生七
與省試不售雍正乙卯
詔舉博學宏詞大吏以君應未
廷試以五經中順天舉人丙辰成進士分戶部貴州司額外
主事己未遂實授母恭人春秋高乞假歸省會星吏議待次
於家未幾宅母恭人憂服未釋海寧陳文勤公世倌謂君有
陽焉才特疏入告君與文勤無相於之雅至是忽登薦牘論
者以爲古人復見云服闋引
見以知縣用授直隸武強移獻縣君數歷畿輔知無弗爲築
武強城建滹川書院置義倉三倉葺河間獻王陵而訪其後

以奉祀暇則召邑中髦俊與之講肄雖處劇地簿書鞅掌冠
蓋旁午不廢也秩滿遷刑部湖廣司主事累遷福建司員外
郎陝西司郎中丙子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庚辰掌山西道署
工科給事中其在刑部也矜慎庶獄有聽理悉平反之時方
嚴盜錄之令全活尤衆及爲御史請疏通舉班復鄉會試性
理論出借平糶常平社倉疏上輒
報可在臺省七年嘗多病喟然曰司諫一官古人比於仗馬
可素餐戀乎遂引疾歸素嚴介慎交接人罔敢干以私而厚
性寬中不喜爲矯激之行故居官無赫赫聲去之日人輒以
爲難及既里居修宗法繕祠墓表章先人以訓萃子弟暇則
曳杖郊外流連光景有所得輒宣之於詩居里中十餘載足

未踐有司之庭守令之來一刺外不求識其面也君諱龍見字恂士累階朝議大夫終於乾隆三十八年春秋八十配恭人徐氏有壼德先君二十二年卒子男三人端猷端凝端彝晉國子監生仲子出後公弟諸孫十人曾孫三人乾隆丁酉葬於某鄉之原君承累代通顯不爲華膴謀壯歲喪室未嘗置妾媵居京師日屏絕聲氣肅然如貧諸生懸車後尤自晦迹邑人數鄉先生之賢者往往道君弗衰會公子某等乞表其墓爰摭其行俾士大夫之居是土者有所式云

子　熙
姪學彭　校字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五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六

武進 趙懷玉

墓表

毛先生墓表

吾邑以文章名者自唐襄文順之倡於前後百餘年邵山人長蘅楊學士椿蔣教授汾功相繼趾其盛雖所得不同而挾持既深信皆可垂於世吾師毛先生實受其傳於蔣先生者也予從先生游不以為不可教顧時時勗之俾漸至于古予之獲有知解者先生力居多先生既沒孤子雲玠函狀以告曰先君於子有一日之長且獨以不朽相期身後文非子莫屬子諾之而未敢率也日月不居墓草已宿表墓石未立能

無疚於心哉謹按其狀而系之曰先生諱穎士字令君先世
籍隸眞定之元氏至正間有祥元者爲常州路推官遂家焉
七傳至給事中忠爲明直臣世稱古巷先生是也祖諱周考
諱秋繼世遂於學先生幼聰敏八歲讀四子書周易並卒業
及長風氣日上與同縣沈大令濬吾宗兵備綖有三才子之
目名宿皆折節與交年二十五始爲生員又數年餼其廩米
屢薦不售無慍色爲制舉業益勤日必課一藝或兩藝以爲
常既見蔣先生學爲韓歐陽氏之文工敘事摹繪情狀劇怵
心目當其意得欣戚喜愕舉不足以撓其例也一時銘誄多
出其手故大學士劉文定公尤器之篤門內之行事叔母及
姊姑咸中禮生平讀書之外無他嗜雖疾病寒暑不輟丹黃

所加一書至十餘過教人每就量之所造而各嚮其意尤善講說不復執書有如諷誦聽者恒忘倦惟恐其竟時人比之晄子牙云在門牆者幾至百人經其指授多掇科第餘亦往往爲人師嘗曰内重則外輕膏粱文繡非所羨吾自有真樂耳乾隆己亥以少子雲路死鬱伊致疾遂不可爲春秋六十有六配周孺人賢明有法先六年卒子二雲玠雲路孫四人

銘曰

術德求耀門祚衰替夫過者曷其辭磅礴鬱積唯所施碑版四照俠遊而江之左右浙東西足或未歷名則馳經紛綸兮手澤廽得失孰與嬴金遺不於其身後庶幾寂寥揚蒙陽湖湄幽宮永奠神靈依我告惇史言無欺

例封文林郎呂君墓表

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吾郡例封文林郎呂君卒年八十有一是年七月祔宋家村先兆又數月孤子榮踵門而告曰禮士踰月而葬不孝不敢違事殷未礱志墓之石敢乞一言碣諸原俾先子懿以不泯予素重君無以辭君諱祖輝字杏標自曾祖以來濟德未耀君幼嗜學中夜弗輟母憐而禁之則點鐙帳中默誦達旦閒居危坐無惰容所交皆一時名宿君獨以方嚴見憚嘗從父渡江舟覆父踞船背未溺君入水良久若有人掖之出然父竟以驚悸遘疾歿京毀泣血目幾盲自是常禱於神願以己算益母母以壽終未葬而君病且亟就綿惙歎曰死不足畏惟情事未申遺憾地下耳俄感夢微病

遂痛其葬父也日者誤擇期犯歲主當大不利衆力尼之君毅然曰宅兆苟安遑䘏利害卒載柩以行中途遇風雨不得發越日始克葬生平清約自屏先世遺田十畝高氏所鬻也初君曾祖以高貧且孝未取其租而高子孫家日充或勸計歲索之可致富君謝曰使吾當貧積財何益世有侍先德而能久享者乎大學士劉文定公君故人也屢招之不赴年將五十鄉之同社皆致通顯生徒亦多掇科第君猶蹭蹬童子試且無子嘗曰一衿非榮似續亦難强然詩書之緒將棬之澤不能無念使償此二願他非所覬矣未幾生榮又未幾入學爲生員兩應省試不復再往及榮舉於鄉賀者在門君反慼然不悅以爲過分配蔣氏早卒繼配巢氏子榮丁酉舉人

揀選知縣孫二人烏虖自葬法不行士大夫自行不作惟乞靈於祖父之枯骸以為富貴可求斃乎邱墓富貴矣又恐損其固有之祿位無敢輕議窀穸於是親殯久淹應舉赴官習以成俗君處單貧獨能毅起復古至怵以死生而不顧非信道之篤何以致此樂之準禮而葬其窆承有自乎然壽考令終子孫選吉天祚不以茫然之數奪其確然之理人亦宜知所法而爭相勸矣

福建鳳山縣知縣世襲雲騎尉湯君墓表

乾隆五十一年冬臺灣民賊林爽文起彰化躪諸羅莊大田據瑯嶠犄角以應其黨會伯逆等甫陷鳳山鳳山知縣湯君死之越三年己酉正月始克歸葬於武進龍虎塘之原孤范

業偕君壻莊宇逵來請表其碣懷玉諾之以病未果日月逾邁墓有宿草故人大節耿於心目其敢以不文辭君之在鳳山也秩滿候代屬賊勢蔓延縣故無城僅土垣三尺許君率僚佐暨鄉勇日夜爲守禦計一夕酌酒勞客君舉雅俗語爲儷句口占曰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與史史諫訶其語不祥君曰人孰無死身既許國成敗聽之顧諸君其相勉爾神色忼壯座客爲之罷酒平明賊果來攻與參將瑚圖禮禦之賊稍卻參將馳馬逐賊去君聞城北有警急馳歸得內應四人立斬以徇方獎厲兵役煮糜飼衆賊已突進北門入縣治與史守獄死鬬人王明素負膂力力屈亦死僕林坤手格之斷四指身所數創暈絕仆地君則朝服坐廳事

手刃數賊賊刃交下猶瞋目詈不止時惟長子荀業從之官先以君詩文畀舅弟王崧令遠徉身蔽翼其父不去遂同遇害時十二月十三日也君死賊旋散去故吏某等斂之置柩堂皇君居中典史左荀業右縣民吳世芳訪其元別葬龜山之麓官兵初復鳳山縣與世芳至葬處蹤跡僕有洪賜者識君鬢髮形容亦約畧可辨因併入棺明年三月鳳山再失縣治焚燬殆盡事平調傅柩為良民私葬巡撫懸賞購之不得五十三年秋值清明日崧與林坤酹酒舊所翻視瓦礫復得君父子骸骨於餘燼中更斂如制當是時臺灣南北守令丞倅相繼被戕至有為賊踣頓困辱而後死死而功罪或不足以相掩者君歿之明年閩中大吏以縣有應解未解之帑

微封里中舊座旋卒

特旨給還又明年督撫上其居官死事狀

賜襲雲騎尉世職

予祭葬此固

聖天子綜核名實獎勸忠義亦君聰惠素著獲上有道故能純終領聞覗矯强名卒徼倖於不朽之託豁蓋未可並日語矣初君移殯臺灣郡城之南壇見夢林坤曰滯此何爲曷不速返邦里然覺乃謀歸故事沒於官者旣抵里棺例入城君柩本輕過其家忽重執紼者喘汗悚惕久而後行同里許承志君莫逆交也客臨清夢與君讌飲酒半君忽高歌多軍中曲詞甚激楚許問欲泣君笑曰丈夫亦效兒女子態耶其靈

爽不泯如此君諱大奎字會略一字緯堂中乾隆壬午舉人癸未進士卒年五十九配王氏子二荷業國子監生范業孫二貽汾貽浚女二嫁邢宇遜汪世頫皆生員生平攻詩文晚著叙研瑣譚十卷補遺一卷沒於賊懷玉掇拾奇零蠹爲三卷刻而行之其世系歷官與他行事之可紀詳管侍郎幹珍所爲傳茲特著其大節及得自樷述與向之傳聞有異者

陝西宜川縣知縣路君若蕡表

嘉慶七年秋懷玉權守兗州同歲生荊溪路君應辨自京師致書曰云應辨不孝忝先子諱即日南下將謀窀穸事一生言行不忍湮沒謹爲狀乞表其墓按狀君諱學宏字宏劭爲荊溪世族曾祖迪明諸生好任俠崇禎末衛鄉里有功祖培終

身不應科目人高其志父衡康熙乙未進士官福建順昌知縣君在母七月而生幼孤有至性氏母楊生母徐皆憐愛之六歲讀孟子書能說義利二字大義及長爲邑生員以客授爲業束脩所入皆贍貧乏乾隆乙酉爲選拔貢生辛卯中本省舉人時年已五十餘矣仍下第諸公卿爭致門下俱不就遊晉楚間歷主講席以讀書明理爲務力挽近今士習人知講習爲重有某生不順乎親君令長跪受教卒以孝聞其仕於陝也歷試山陽麟遊諸縣事山陽居萬山中界連楚豫獄訟繁滋素號難治每讞牘必求其平有趙成殺死一家非死罪大人誣其事於子其子痛哭自承成揚揚自得君覺之曰殺人者趙成也天下豈有子陷極刑父反有喜色乎特非一

人所能辨耳有孫四猴兒悍驁甚予光力乃引成與孫四詰
之遂服罪逆回囬五扳盧武攻剽鄰縣麟遊與盧武接壤警
報日數至民以承平久不習兵事束手無所計君慨然曰爾
曹毋恐當以死衛吾民耳周行川谷設卡站治軍械募敢死
士千餘人分布要害躬自巡徼晝夜不息體羸不便騎從
者以輿進輒御之賊覘不敢逼城賴以全嘗有武弁拘得回
民數人以爲賊偵謀先生曰其色慘其詞直此良民也遽釋
去既而訪之果鄉人之避難者初官宜川積牘纍纍限十日
剖釋無留獄公餘振興學校予弟子銜其造就者不少宜川故
有橫渠張子祠久頹圮捐貲鼎新之朔望率諸生行禮爲講
正蒙二銘諸篇圍聽者以千計有兄早世事寡嫂雖讓與兩

弟友愛其析產讓而受惡工文章博通篆隸尤精畫理山水宗元四家寫生類陳道復爲世所重年既老移疾歸卒年八十有二配孺人徐氏先卒子五人應求附貢生應祁增貢生應彝庚子舉人應升應恩國子監生應求應彝出爲兄弟後孫十二人曾孫四人士大夫讀書求遇時往往慷慨自許一旦出身加民而言行多不相契甚有背而馳者若君之訥於口而遇事有爲非所謂明體達用可以矯世厲俗者歟謹撮其大者俾揭於墓

奉政大夫封朝議大夫貴州大定府水城通判加同知銜葉

府君墓表

嘉慶九年七月伯舅葉府君卜葬有日孤元符以書來告謂

宦夢斯迫不及納銘壙中乞文其碣懷玉弗敢辭府君諱樹滋字升德自號榜僊世爲吳縣人六世祖初春明萬歷間以給事中建言謫儲受廷杖贈光祿寺少卿家於是始大由洞庭山遷居郡城曾祖子循直隸唐縣知縣祖台陽考授州同考諱士寬浙江分巡寧紹台兵備道妣郭繼妣顧生妣劉並贈封恭人兵備府君三子長爲府君生五月而民母即世四歲誦孝經八歲能作擘窠書家有勵志堂榜即其筆也十九應京兆試爲都下諸公所賞癸酉乙亥間連遭考妣喪又屢試弗售諸父力勸進取遂納貲爲同知籤掣四川捐補忠州涪州知州夔州知府所至以廉惡稱嘗自瀘赴夔舟覆蜀江漂行數十里遇松株逆流上援之得免又嘗忤上官意檄送

兵餉至永昌軍營咸爲危之亦竟無誤念劉恭人在堂因事歸省歸未幾而束裝既免喪以前任瀘州失察旗人在境降補通判揀發貴州累攝清鎮安平知縣務平知府題署仁懷通判承運京鉛北行後船過險沉溺撈取十七晝夜形言倦語人曰於例可邀豁免然鼓鑄所需力不敢不盡也是役三歲始竣時家計日落順道挈家人赴黔中途不戒於火長物盡燬泊然不以介意補大定府水城通判水城故苗疆俗號難治府君開誠相示衆皆懷畏有盛氣爭訐至公廨前輒感悔叩頭去者倅滿以同知銜留任初苗民有互佔田畝訟積數十年不解上官倚府君讞獄留省會日多未即勘會巡撫初任忮其有能聲遽以此劾罷既而悔之欲爲捐復府君力

辭然貧甚不能辦裝久始得返元符官內閣一就養於京師獲頤千叟宴
賜賚有加及元符出守意樂桑梓遂不果遊嘉慶六年十二月初三日卒於家春秋七十府君爲詩淸逸書師李北海畫出入倪黃兼工寫生他若圍棋鼓琴騎射之屬莫不精肄工部侍郎劉公星煒歎爲科目所弗及烏乎吾母同產三人仲舅之卒年裁四十四先宜人見背年六十有三惟府君壽至七旬然仕宦雖久家無一椽懸車後僦舍靡定每過其門展謁見室廬湫溢而夷曠自得以爲濁富不如淸貧夬繩此者信彼蒼前者豐後宜乎未竟之緒有人焉起而振之也配恭人徐氏故吏部尚書潮孫女宗人府府丞杞女賢孝有懿德

先府君九年卒始厝徐山支今合葬於法螺之新阡子三元符乾隆甲午舉人河南衛輝府知府元昇國子監生元鈞候選從九品女三壻曰言朝標徐映辰歸啟鏞孫五女孫三府君嘗謂懐玉語云外甥多似舅汝賦性卽酷似吾自維譾陋何敢遽擬顧羣於仕路既畧相等乃至水火之阨亦一一同焉豈司其感召者若合符契不如是不足徵性情之近耶追感前言益以元符之請謹摭生平揭諸墓道之石俾外家子孫知世澤之來有自抑引伸於勿替爾甥奉直大夫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署登州兖州知府前內閣中書協辦侍讀趙懐玉表

揚州府甘泉縣訓導鄭君墓表

漢世重太學太守或自置校官洎及齊梁有儒林參軍勸學從事之目後始遍立廟學以文行兼優者充之顧世多輕視此職其人大都既老得官汲汲以救貧爲務所以課士者制舉業外亦忽不措意豈知宏風訓世政化之原似緩而實急也同郡鄭君年二十四爲縣學生員五十七中本省舉人七十始選授揚州甘泉縣訓導幼有至性受乳必跪嘗割股入藥療母疾居兩親喪毀瘠盡禮教人以孝弟爲本讀書必徵之施設使不徒爲空言講貫之精一時塾師無出其右遠近從遊日衆束脩所入分贍戚鄙之貧者里中兩遇旱仍營賑事甚力他如普濟堂恤嫠同仁興衣小濟放生諸會靡不悉心經理嘗客授浙江布政歸君景照所浙俗多火葬作火葬

說逈禁之嘉興湖州偏災省例但借籽種君請無論鄉圖宜按災給賑且日拯荒如拯焚溺豈可因焚溺之少而不顧耶布政戚其言卒爲申達大吏行之君之舉於鄉出大興朱文正公門屢見槪條舉利病或正容進規乾隆六十年大挑舉人任揚發蹤白或疑年不實語賊劉文淸公曰此不作誑語者予觀學江左所知遂以校官注選嘉慶元年與千叟宴恩賚如例甘泉故有崇義祠木主盡失搜剔舊志及應增入者詳請奉祀其於孝節皆表彰不遺又以各郡有郵發會揚州獨無與紳士議請於上官籌款舉行顧經費不足時予方輯揚州圖經君屢爲予說欲告當事更籌集費予雖無能爲力而心則韙之君遇事敢言勤懇之意形於辭色然貴人或

有默其類同人非有疑其僞者卒之厭者究其誠疑者息其說而後知君之敍圖不可沒也君於經義多有誤述亦汎濫他書中雖卷日手一編固倦其支與行如此使學校之地設官盡得如君師道有不立士風有不振哉君諱環字清如以嘉慶十一年十一月卒春秋七十有七子旦與乾隆庚子舉人旦默及孫旦弼皆國子監生門人左輔既具狀初撫部彭齡作傳貴郎中徵銘其幽旦弼又以表墓爲請懷玉與旦與爲同歲生君卒於信實懇含斂遂揭其大端俾天下之任此職者知所矜式焉

國子監生王君墓表

國子監生王君殷高以嘉慶十四年正月卒春秋五十有四

是年六月孤國棟持狀來告曰他日先考將歸葬於鄉乞所以表其墓者君之先本歙人父曰震贈奉直大夫業鹽淮始遷武進奉直以好善聞君孝於親友於兄弟親没歲時祭祀往往潸然涕下次子娶婦親串咸集忽泣而語其配袁孺人曰汝來歸已不逮事姑今汝及見次婦吾是以悲也弟家暢兒子壽祺皆幼孤撫之成立友有貧而無子者爲之買妾不能敛者爲治櫬遺孥無託者爲儲屋性好書畫所交皆知名之士國棟之狀君者如此烏虖孝乎惟孝君既裕其原矣宜倫常之際無施而不得也顧世無尺寸之技競規進取君則足以求膴仕而泊然寡營以終其身世無儋石之蓄輒慕紛華君則足以致聲色而唯古人翰墨以自遣世無名實之著

安援勢要君則足以動公卿而獨葦布周還以為快此非有大過人者哉爰揭而書之俾後之攬者知君之不可及而求君之所以傳焉君諱曰旦號學愚殿章其字子四人國棟其長也

例贈承德郎保舉孝廉方正龔君墓表

君諱烈字仲揚自號楚香龔氏世居吾郡新塘鄉族最盛五世祖孫長始遷郡城考處士君兆慶母薛氏生二子長曰杰君其次也性聰穎而貧不能學與兄並從王姑受句讀王姑卒乃從郡塾師時處士君遠客山左賴薛太安人鍼黹給朝夕然或竟日斷炊伢自塾中歸往往無所得食而去脩脯既絀在塾亦不能久因發憤自課年十五稍從里中耆宿遊學

始有得父歿家益貧嘗爲吏傭書値嚴寒君衣單衣曳葛屨
與數人籍燈一室呵凍疾書指裂欲墮所得日僅數十錢歸
以養母其處困如此既免父喪宗人有爲宿遷校官者乃往
依焉宗人亦貧不能兼贍乃以客授爲事君才素敏屬文頃
刻輒就於是名譽日噪淮徐道韓公鑅延之入幕韓遷東河
河道總督未幾內用繼之者爲毓奇公事無鉅細一資君辦
既而又被議時蘭公第錫官南河聞君名堅致之雅相得自
後南河河帥歷有更易無不倚君爲重章奏文移悉出君手
佐理宣防者二十餘年其在濟寗也値歲饑大疫道殣相望
君告於官爲設藥餌買棺掩遺胔所以埋死救生者無算天
性孝友方侍太安人在堂歲必歸省依依如嬰兒服物財用

先以奉兄而後及已嘉慶元年
詔郡縣舉孝廉方正吾郡以君與莊君宇逵並舉
賜六品頂帶里中以爲得人既而二人皆不赴人尤以爲難
及君素清羸自母兄相繼沒嘗抱隱痛且值南河河事日壞
欲歸不能勞精敝神遂得咯血症每有奏記猶伏枕作槀病
且劇始力辭歸卒致不起君生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卒
嘉慶十六年八月二日春秋六十有一配薛氏子二志岸候
補河東河務通判爲兄後志嚮國子監生志埴孫二元鎮元
鑑君工書精鑑別爲詩衜性情不喜餖飣之學公事畢卽手
一卷非攷或勸節勞曰吾非不知特舍此無以自遣耳嘗讀
張眉菴河防述言見陳天一與靳文襄反復討論言聽計從

當日治河情形瞭若指掌靳之績出於陳之謀居多君主賓相得不下靳陳然其運籌於幕府者人無繇知即其子亦不能深悉陳雖齒於遇君并言議而聆之爲可惜也君既葬之明年余將有泰行志岸以表墓爲請余諾之而未暇以爲及抵關中甫一月而有風痺之疾沈綿既久未及屬稾然與君少同里巷且有世姻念前諾之不可負也用撮其大都錄寄志岸俾揭諸墓道之石焉

誥授中憲大夫廣東候補道前江西南昌府知府楊君墓表

君姓楊氏諱煒字槐占一字星圃五世祖兆魯福建布政使參議自無錫遷於郡爲武進人曾祖企震直隸新河縣知縣祖振裕考授州同知考艮弼福建浯州場鹽大使君生而穎

興年十七補陽湖縣學生員名在第三時一二名爲君從兄倫及同姓印曾有三楊之目丁酉中順天舉人戊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選授河南柘城時妖民王景亂初定民多流亡以時勸耕撫卹備至方旱禱雨輒應又關濟瀆池邑中田胥被其利調署商邱縣民張景仲一日仇殺十八人傷六人亟往捕景仲已自投至執兵直入縣門見君伏地請死曰是二十四人皆流刑虐貧民民負此曹錢僅三百索利十倍時來詬辱且詈及民母母憤且病故盡殺之君疑非實曰官非素有德於民民亦安肯來就死地等死耳焉用飾辭哉然知縣例免官奏上有

旨改革職留任調固始城圮亘亟脩君恐稽時日捐俸爲倡

不兩月而工畢以母憂去免喪選直隸平鄉調江西南安同知調袁州巡撫知其能留署積案署饒州知府餘干人黃景成首爲盜賊淵藪黨以千計莫敢捕君至三日即以計鉤致一鄉稱神明調署南昌初寧州民劉聯登滋事州改爲義寧而匪徒田畝多爲奸民侵占更數州牧不能理巡撫以君攝州事曰此非君不辦君即日之官剖決新舊獄訟觀者悅服然後出行各鄉撫循慰勉無敢欺者萍鄉饑民作不靖守令飛檄申報巡撫令君速往且謂事苟便則爲之毋數數請命君召爲首數人責以大義更勞苦之曰大府知汝飢且奏請開倉發粟矣於是袁民歡呼解散大府益契之保堪勝知府南昌闕人例於各府中揀選調補君已奉陛授所遺員缺之

旨督撫復彙請即以君補南昌遂蒙
報可益異數也省會事繁庶獄由此定讞君悉心研鞫期於
各當後已樂平民朱茂蘭代人輸米稅爲姦利巡撫委君與
饒州守樂平令參聽讞既定其黨走京師愬控
上命兩江總督提審總督故好事有先入之見欲坐樂平令
罪以君嘗承審奏請解任於是臬司道坐堂皇儀衛甚盛提
審諸守令解任者衆皆屈膝君獨依會典庭參侃侃陳說無
所屈總督怒曰是南昌知府逢迎上官攬持審案者耶君曰
燇不才承乏首郡上官委之聽獄覺能故發公創煒上官使
上逢迎獨不知自公始乎總督大怒罷審越日以承審草率
入奏坐革職嗣以

恩准捐復加捐道員分發廣東候補請

訓時

上知翰林出身嘗歷郡縣

諭曰好爲之但正已率屬道北知府易爲也初署南韶連又署高廉時福建海盜蔡牽竄突高廉境君隨總督進勦牽旋逃去君留廉州防堵久之得督廉州獲盜五百名檄君訊虛實匝月而竣旋署按察使凡兩月餘結案逾二百時廣東蛋丁張保烏石二爲洋盜分東西路游奕總督百齡公自勦張保檄君仍攝高廉當烏石二與總兵樊君雄楚酌度事機僃練鄉勇外則招徠脅從內則嚴備制禦電白尤盜船出沒君時時留駐投誠者以千計盜衆相戒不復登岸烏石二之就

戮君實多方招之及將來降張保度先之者受上賞遂先降
於香山亦誘擒烏石二以自贖使非君烏石二不至張保亦
不能速降而君未嘗自言其功且未嘗以大吏之泯其功爲
言也調署雷瓊往來外洋以搜索餘黨爲事在粵八年權按
察鹽運及各道者前後凡十次終未能真授一缺人爭惜之
而君所至盡職不以任之久暫歧視也身既久勞故一病不
起君生乾隆十四年八月四日卒嘉慶十九年正月二十八
日春秋六十有六君喜書臨池無倦詩敏而富尤好次韻疊
出不窮天性不飲而喜酒人饌客必精腆聲色之好畧無嬌
情與人交一出坦易獨於封疆之威不少挫又能不矜不伐
脩然自遠此則意氣識量有以過人而非徒勿視其巍巍已

也在河南兩充鄉試同考官得士頗盛所著有西溪草堂集若干卷配恭人徐氏有壼德先君十二年卒子鼎高晉高皆候補知府鼎高工五言詩後君二年卒女子子四人陳彬金孝倩湯貽恩張晃元其壻也孫四人晉高既乞訂君詩而墓道之石未立復以爲請予與君及君從弟煥交自羈貫過從最數無以辭也爰揭其大都如此

朝議大夫晉授資政大夫揚州府知府伊君墓表

故揚州知府同年伊君既沒其孤念曾持狀過常州曰先子隧道之文存時嘗以屬惲君敬矣敢復以表墓爲請予不獲辭君諱秉綬字組似又字墨卿唐末自河南遷福建之寧化遂爲寧化縣人曾祖某祖某潛德未耀以光祿公貴贈如其

官考諱朝棟起家進士歷官光祿寺卿妣羅氏封夫人生二子君其長也由縣學生中乾隆己亥本省舉人甲辰舉中正榜己酉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補浙江司遷直隸司員外郎嘉慶元年嘗侍光祿典千叟宴三年典湖南試明年出守廣東惠州甫下車問民疾苦裁汰陋規有豪辱寡婦子於衙仗寡婦呼冤君立拘豪詢責民皆稱快倡修學宮建豐湖書院課諸生有程法嘗修朝雲墓於蘇文忠祠沼中得德有鄰堂研人謂文忠以貺賢守云君故練習刑名有重讞總督吉慶公輒以委君洋匪中有被擄服役者二十二人君照律問遣總督以律誡三年今逾期欲從重君曰律意重行劫三年概詞耳所以五年者由不能自脫設非被擒又豈五年止

卯卒免死陸豐甲子司奸民聚黨肆劫限期勒贖遲則支解之君請總督發兵速勦滿中客多阻之君不聽總督因問策君曰總兵發夢虎素著威望同知袁樹悉彼處民情如劉錢雖甲子而令袁曉喻父老使獻巨魁事皆有濟從之果送七人出歸善博羅永安之變陸豐不乘隙起者詠此七八之力也歸善陳亞本滋事未發提督孫全謀駐同城君屢請兵不允乃部差役七十餘人夜搗其巢縛其親黨亞本遁設計擒之未幾博羅陳爛屐四將爲亂君又請兵于總督提督設詞阻之兵仍不發亂遂作而君適以博羅被犯越獄罣議去官士民共籲奏留乃留軍營辦事當是時大府蒼黃失措提督擁兵不前兵丁卓亞五卓亞佳爲僞先鋒朱得貴爲僞三大

王均通賊搶掠民既死賊又死兵君憤懣請兵愈力遂逢上官怒復以失察殺匪劾論戍軍臺會新總督倭什布公平反入告

上以情事與劉清之於魁倫相同免罪回籍同人佽助捐復兩江總督鐵保公請發南河時淮南水災君查商賑銀米

旨親給發攝揚州

特旨真授斯邑設四粥廠經營賑務至廢寢食北湖湯家洴盜藪也糾掠人貨肆其淫虐兵役莫敢誰何君獲其魁數人餘盜解散揚州奸猾擾民者俗號魍魎勾串以害富室者則名搭豪君皆嚴治之風以漸息一攝河庫道再權鹽運使胥稍戢旋遭光祿公喪及還閩邑中城圮君出千金倡修上書

大府以不經官不邀議敘不委佐核爲請城卒完營秋水園供母夫人游憩未成母夫人卒改爲家塾榜其柱曰未能將母園何用且望成才塾有餘其宅有利於桑梓者卒力爲之家居八年朋交敦勸出山遂勉就道中途游歷山水多紀以詩抵揚州廣黄氏園一時名流酬唱頗洽偶感霜露患肺疾遂卒沒未一月揚州士民羣祀君於三賢祠三賢者宋歐陽文忠蘇文忠及我

朝新城王文簡皆揚州名宦也君工詩尤善隸法好蓄古書畫而以前賢手迹爲重頗究性命之學不傍門戸屏謝聲色飲食每具疏曰藉以清吾心耳方君奉光祿公諱余言之揚州邵縣君以出處爲問且乞審定譔著及君再過常州予方入

關君病於揚則予患末疾不能往問死生契濶傷哉然君雖官至郡守較歐陽巽王名位俱遜而身役明禋居然竝有千古亦足見民之彝好攸在固不以窮達顯晦論也君生乾隆十九年正月十一日卒嘉慶二十年九月十一日春秋六十有二配李氏封夫人子二紹祖國子監生候選布政司庫大使念曾選拔貢生候選教諭女二一適胡炘一適潘恭淮孫二性存成存惟君嘗於廣東按察司閱君罷官原牘知其始末故墓銘敘之頗詳予特按狀舉其大者表焉

山東莒州知州許君墓表

莒州許君既葬之七年其友李復來來告曰昔許君歸葬期促未及爲隧道之文今長子滯蜀次子又少居官居家之事

漸悉湮沒予與久交知之頗悉嘗擬狀之通敢以相質君為
昏姻之好盍請一言表諸墓乎予無以辭君諱紹錫字兆熊
一字稠亭先世自欽遷武進祖宏聲甘肅平涼府同知祀名
宦考永若山東臨清直隸州知州妣曰黃宜人臨清君故名
進士所從游又多名宿故爲文精敏每拈一題輒成數藝見
者以爲有父風臨清宰歷城黃宜人病內外事悉君主之臨
清以巡撫牽連家被籍禍且不測君周旋患難卒能上請捐
復同時諸人皆引以爲例鄉試三薦不售考授四庫館謄錄
人貲爲知州議敘一等未掣籤河帥蘭公第錫奏留遲河堤
工工竣有
旨仍留山東地方權鉅野及平度州事在鉅野嘗治蝗役民

以爲快既而丁艱宜人與臨清君憂君處疊困之後稱貸以營喪葬戚易兼盡免喪歷揀觀城招遠諸縣委補莒州知州修學宮葺州乘勤於視事積牘一空毋牘尾作判須刻數百言體會事理緣飾經術民皆感服州境遼濶遇拘人量其地之遠近尅期投到嚴杜胥吏婪索之弊嘉慶二年保舉卓異有

旨加級候陞然性素恬退積久不遷八年調署泰安通判十二年委署臨清州知州臨清先德舊治利弊夙諳君釐革諸務衆不敢欺是秋衛河水漲沙淤漕艘重運半未過臨

上命巡撫親往察視自巡漕以下文武咸集君挑挖疏通運得無誤而勞瘁已不支矣旋回莒拏獲諸城越獄首犯時布

政與諸城令有違開之不悅陽獎其能檄令帶犯人省時君
微艱步履將以有疾入計典及辭歸濟南守飛騎至中塗馳
告且屬預爲之地君曰得失有命當何益耶遂封檢倉庫以
俟代者明年各州縣以濫派供應被劾君轄臨清亦在派中
應落職則已受替久矣沂素難治君在莒十八年七邑有疑
獄多倚以質成蘭山孫甲與富民杜乙有隙妹與嫂口角自
經控杜倡姦致死令梏杜不承有責孫之誣者則以官吏受
賄控案久不結君取孫妻女鞫於城隍神廟夜向盡卒得其
情蒙陰秦某憎其壻貧欲退昏不果俟其來致之死而弃其
尸於道壻父控秦而無左証蘭山令某素號能吏亦脫秦罪
而壻父控不已最後委君開檢視原驗之地絕少形迹因猝

至其家見庭中榴樹已鋸一幹其下地色微殷旁有石坂邊發之則兒刀血衣在焉讞乃定　昔有二子之母而改適者後夫死貧無依欲歸於前子夫之弟利其產絕之於官君察其隱先召其子曰而欲歸而母乎子與母相持泣君曰再醮而返例之所無然使凱風七子處此必不以母過絕之也遂判歸二子爲析產以居其明於折獄而準乎人情率如此性孝友叔父不忘令孫甲有廉名既能無家可歸迎養官舍事之維謹復爲孫甲子孫入貲得微秩撫其孳年兩姑老而寡護之終身二妹亦寡餽問無缺一妹庶生爲擇壻贅之曰吾終鮮兄弟唯此弱妹忍令遠離耶孝友能周其急然諾必符子復科生適州判蔣君亦生女作湯餅會於庭戲言兒女同庚

可作合末幾華卒君賜郵而送其將且爲子預訂曰吾不可以欺死友也嘗謂古云清愼勤續以和厚二字於居官之義更足又曰有所忿懥事後必悔故生平無疾言遽色遇拂逆則情恕理遣既去官僦居沂郡因公賠累至罄其衣飾以抵又娶未疾戚戚無歡悰遂至不起以嘉慶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卒於沂州寓舍年五十九配同里徐氏先君二十六年卒繼配太倉趙氏後君八年卒皆封宜人子二復科四川候補知縣復甲女一適余子彤孫二人余與君交在紀羣間同官山左過從頗密嘉慶癸亥予奉先君子諱自青州歸里道經濟南適君在省垣過慰逆旅且令兒子彤出見即有締姻之議逆余服除遂介友以申前說余嘗勸君於里中早謀數

椽爲歸休栖止計乃卒不得遂至於客死是可悲已然落落數端已可不朽爰揭其較著者俾永其傳焉

墓碣

國子監生洪翁墓碣銘

國子監生洪翁以乾隆癸未五月卒越十年壬辰孫禮吉奉其柩葬邑之前橋鄉又六年丁酉禮吉始綴狀乞爲表墓之文曰以洪氏戚屬與如趙先子又遇我厚敢以是爲請予無以辭翁諱公棨字封旋世居徽州歙縣之洪源考諱璟山西大同知府大同君十一子翁其次也衆子散占他籍翁贅武進亦家焉性孝友十餘歲遭適母喪哀毀成疾大同君官山西嘗葺城垣歿後部議核減虧帑且鉅萬衆子遂巡莫肯承

翁曰先人之官某獨侍知狀國道不可懸親事不可諉也遂傾其產生平勇於爲義營倉卒受人遺孤能不負所諾旣鬻宅祖屋數椽折觜敗席橫雜左右然鄰右告急輒推所有無俗人初笑之旋亦交相稱也配孺人趙氏高祖尙書府君女孫曾祖侍讀府君女懷玉之第三王姑也性慈祥攻苦食啖未嘗以門第驕人洪故素封家驟貧泊不爲意先侍讀子女子三人一適宜興之蔣一適盱眙之李懷玉生晚皆未及見孺人次居季又同里恒數數來就吾母語吾家上下多樂其至好譚先世遺事每燈盡燭跋不止孺人卒吾家上下多垂泣吾母告懷玉曰貴而能降富而能貧若孺人者其有之矣孺人之卒先翁十九日年皆七十餘其葬也遂合窆焉子五

人長翰天次翘禮吉父次翔次翻皆卒次翙孫八人禮吉副
榜貢生於諸孫中尤知名方翁之貧且老也十餘年間死喪
相繼人咸疑於積善餘慶之說或不盡然今禮吉獨斤斤於
文章志節顯揚其先如恐勿逮迺雖未達而之疑之者又謂
天之報施信非爭此旦夕其昌大若固意中盍邑之父老年
未中壽已目擊洪氏之盛而衰墜而復振如此也余感禮吉
之志旣撫其畧俾揭之墓而復爲之銘辭曰

蒼蒼者何山蔚日斑斑者何研階血城峩峩兮松鬱鬱翁劬
其躬兮予孫吉

何有衣裳偽

宜興之南金鄉有善士焉何姓亮直名靖陶字孝萊晉德闓

修不自表暴號訥菴有三子君次居季在母七月而生及長資性端愨讀書之外嘿坐一室與人言抑然自下然賓客論難衆或不能析其義君從容紬繹無不折服屢試有司不遇處之泊然惟汲汲爲善訥菴歿後戚鄰逋債三千餘金君悉焚其券價鬻田二頃鄉農之黠者每短其升斗而於艮者取盈焉君親課其租而還其盈者曰脈瘠等而租與吾不以汝艮而課汝也黠者始漸知媿一寡婦佃數畝十餘年無償君置不責輒賙卹之過歉歲施槥設粥尤力有夫婦挈子自遠來浮舟乞食未幾夫死君爲具衣棺斂之婦欲鬻子與舟爲歸費納券於君及歸母子相持哭君迺取券焚之而還其舟曰我向受汝券者恐汝子不鬻於我即鬻他人則歸未可必

且不見別離之苦即歸亦難保後此之不輕棄其子也聞者戚戚泣君從姑適朱氏者爲貞女有旨旌其門家貧嗣子死貞女殁幾不成喪君傾貲以賻進栗主於節孝祠嘗曰事甚吾心以力乞名非敢出也卒年五十一配陳氏有懿德子一人孫三人某年月日葬於某鄉之某原君之壻龔迎恩余同學友也數爲余述其槩余維一介之士苟爲善無論久暫人必蒙其賜若君之行義皆世人所難而亦泛其事不肯爲者乃歷數十年如一日非有恒而進於善人者何以及此因揭其墓俾覩於鄉者有所矜式云

趙烈婦黃孺人墓碣

孺人黃氏父某爲童子師吾郡城東有大井黃之族傍井而

孺人稱大井董氏孺人即其家也家貧年二十四始歸於趙
夫曰原澤伉儷甚宜不逮事舅姑事嗣姑能當其意昏數年
夫病風痺不能起經營醫藥治餐膳必精腆歷三載未嘗以
貧瘁言乾隆甲辰四月夫卒無子孺人悲哀叩心屢欲以身
殉及夫葬志愈決嘗吞金耳璫二金質微得不死乃復以利
錐刺其心入寸許血殷襟裾家人大驚急救之創亦竟亡恙
於是其父來勸曰兒縱守貞不渝亦可從容俟從子爲後冀
成家未晚也奈何遽輕生自苦乃爾孺人終弗顧但曰兒身
已屬趙願大人勿復爲念而已自是恆堅臥既累月守者稍
懈一日忽早起櫛沐顏色溫婉如平時娣姒喜奔告其姑姑
趣人覘之則已就牀第間自經死時乾隆乙巳正月十九日

也非人卒十閏月年三十二與夫死之歲同或曰孺人死固烈惜遲死數月與旌之例未符使早殉夫其行當益著於虖人當倉卒變故或爲哀憤所激一死而不得解其初心者多矣若孺人以俟夫宦歿濡忍至久名之顯晦一不縈心而卒出於死其遲也乃其所以爲難乎其月日祔祝家庄祖塋與夫合窆之懷玉忝先宜人諱右廬久之始聞此事幽潛郁彰宗族責也謹論之俾揭諸墓於虖若孺人者其亦可表也已

毛孺人曹氏墓碣

歲丁未吾妻兪張兩宜人葬何家邨之新阡同里毛君燧傳實銘其墓逾年燧傳持其母曹孺人狀以造懷玉曰先妣昔節撫孤志行卓卓臨終語不孝守節婦道之恒不敢望旌但

待有道能文者一言褐甚足矣不孝久藏諸心敢以爲請懷玉姚其言而無以辭也孺人爲宜興望族父澤咸雍正壬子舉人生平好爲人舉節家貧至割產佐之孺人幼稟父訓端操有蹤年十七歸陽湖處士櫻相莊無間言事舅姑處先後侍中禮處士君殁時姑已前卒矣孺人年二十四長子才五歲季猶在身也既遭丕喪銜哀治事內外歎其有法舅黎明起櫛沐及所侍舅側未嘗敢坐每進食必當其意後已尤嚴祭祀臨終任無撤溺唾歲時懸處士畫像侍之盡日不離側爲處士所契厚及臨處士喪盡哀者至則命子弟習款敬禮有加見董稱衰絰輒嗚咽淚下曰宛似兒張箇年其教子也不以孤幼務姑息然亦不事夏楚曰子弟可訓而不可威也

夏楚可震而不可謚也人自處於夏楚教將何施汝曹與曰得無絕讀書種子即可見汝父地下如從葉而生吾鬼有餒亦求食已叔某素無行舅沒而益橫刻薄隱忍之然舅悲相乘平居遂遂飲泣故一病遂不起疾革命母以舅子歛母使浮屠氏送葬春秋四十有八子燈傳國子監生燧傳烈傳皆生員孫七人泰封殷坦漸逵升垣咸理晉墀鼎基先是處士君葬青墩之來鶴莊某年月日以孺人祔焉孺人性婉孌然當義之所在毅然不爲人威少未學嫁後始知書於唐宋人文章能別出新解雅不信緇黃巫祝燈傳嘗遘危疾里媼力勸醮禱卒弗聽病亦尋愈母徐嘗與論舉人君舉飭事恚曰而父好舉飭致而姊妹俱婚物聚於所好固然孺人曰是命

也見姊妹皆知所重先人之訓貽者大矣其明達類此昔歐陽文忠有言見其子之賢而有正則知其母之有義方懷玉於里中所交如曾侍郎燠珍洪編修亮吉皆孤生能以學行政術顯今得燧傳而三燧傳宜遠雖不逮二人顧以立言自命其所成就當不在二人下觀孺人臨終不敢望旌而重資於文士之一言燧傳之以文章者宜矣然則由所學以成名於世者其類固各有所至哉

子　衆　校字
姪學彭

亦有生齋集文卷第十六